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鄰女語 第七回 居庸關劉提督奏捷報 張家口沈道台賺敵兵

話說不磨離了東光，將到滄州之際，正是劉光才劉提督得意破敵之時。且將不磨這番到滄州情形，按下不表，先把劉提督守關的情節演說一番。說起劉提督，也算是兩江發來的一員大將了。七月二十一日，兩宮出狩，直到駐蹕太原，中國廿一行省勤王兵將，並無一人敢出兵對敵。只跟著太后、皇上，一大堆的人馬湧來湧去。江蘇巡撫鹿傳霖自請率兵勤王，到了半路接著了聖駕。皇上一見他，便歡喜贊歎，說他是參過剛毅的好官，要他入值軍機，派他為一員軍機大臣。就將他帶來的江蘇勤王軍，交與劉光才總統，要他防守居庸關，不得擅離寸步。劉提督奉到了恩旨，立刻到營理事。看見這個蘇州撫台當過的差使，如今給他武官當了，便把他興頭的了不得。一天到晚，帶領著這一群新招來的烏合之眾，全部江南勤王兵丁，扼守居庸。虛度了一二十天工夫，點兵紮營，忙個不了。

一日，正當分佈之時，忽然有人報導：「前面已有一隊洋兵，打著一個鷹的旗號，吹著喇叭，步伐整齊，一步步逼近關門。」劉提督聽了，大驚失色。將要拔隊退讓，忽然炮隊裡面在關上鎮守的兵丁，有一個不知死活的，趁這當口要去推關上大炮回來，卻忘記退出炮彈，毛手毛腳，不料誤碰關捩，轟隆一聲，儼若山崩地裂，放出一個七生的大炮。這邊劉提督大隊不知是自家營裡炮機發作，都當作洋兵攻進關來，沒死命大家一陣亂跑，一個個從人身上擠過去。頓時關上關下，逃得一個也沒有，彷彿是一片荒地一般。

那裡德國兵將正在揚揚得勢，誇示軍容之際，忽然青天霹靂，一彈當頭，無意中損傷了許多兵卒。以為中了誘敵之計，只好嚴兵退守。當初各國聯軍攻入北京，如入無人之境，頗有藐視中國之意。後又為議和大臣的照會所惑，不許直隸境內兵士與洋兵接戰，區別官與拳匪之分。德國兵將人人痛恨拳匪黨羽殺死他使臣克林德，正要借此機會，直入內地，以圖泄忿。不料走過直隸境界，並無一兵一卒。後來走到山西交界的地面，忽然受此無端之禍。那時德國將官用〔望〕遠鏡遙視一周，知道這居庸關是一重險要所在，深恐再為敵人所算，也就勒兵下寨，再作道理。

這邊劉提督退走三四十里，方才鳴金收軍。一時潰勇逃兵，絡繹喘息而至，一個個面無人色，像是很辛苦的一樣。到了晚上，依著總統號令，即在草地暫時歇息。

等到第二日天明，一早起來，劉提督不見一絲動靜，不免疑心。終究他是個老軍務出身，曉得打仗的規矩，看看敵兵不來追趕，料想敵兵是未曾入關。起身收拾，摺洗已過，傳令帳下選派一人充當偵探，出營探聽軍情。叫了數聲，手下並無一人答應。後來好不容易找著一個從前跟他打過長毛的老哨官，勒派他改扮出營，充當探子，打探消息。這個老哨官敢怒而不敢言，怒氣沖天的回到自家帳中，改扮一個叫化子，逡巡而去。一路怏怏，無精打采，還淌了許多眼淚，埋怨自家不該來的。走了半日，出得關門，那裡知道並無一個洋兵洋將的蹤跡。心裡好生詫異，隨意問問鄉民。卻都說道：「昨日洋兵並未進關，亦未放槍放炮。受了關上一炮之後，那些洋鬼子都嚇慌了，逃走了。」

這個老哨官一聽此信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歡喜非常，扭回頭去，更不問人，一氣跑到劉提督的行營。老哨官當初出營的時候，只道是有去無還，遲一刻好一刻；這會跑轉去，恨不得生出雙翅，瞬息飛回，早一時好一時。一進營門，不待通報，不換衣服，一直跑到劉提督面前，請了一個安，指手畫腳的放開嗓子亂說。

劉提督起初倒嚇了一跳，後來聽得洋兵是被我們營裡放炮打回，驟然間不敢十分相信，立時立刻要查問是誰放的大炮。當下就有一位炮隊營官出面自認：「是標下看見洋兵追得太急，勢頭太凶，不待稟明大帥，猛然放了一聲大炮。幸喜邀大帥鴻福，殺退洋兵。」劉提督聽了，不覺狂喜，連說：「你真能辦事！」忙叫軍令官呈上功勞簿，把他倆功勞記上。立刻傳令拔營起身，回紮居庸關之上。一面殺豬宰羊，慶賀得勝；一面祭旗報賽，分賞將士。

接連又忙了數日，不見一個洋兵窺探，以為這些洋兵真的被他們打敗的了。且說這日犒賞已畢，又請出幕中高手，替他做了一個報捷奏折，到太原行在去報捷。奏折上說得洋兵如何四面猛攻，奴才如何百計防禦；洋兵如何敗逃，奴才如何追殺。說得一個天花亂墜，好不威武，好不體面！那個炮隊裡營官、偵探的哨官，亦替他說了許多好話，隨折保奏兩人一個副將銜，一個遇缺即補的游擊。

看官記著，這回就是劉提督上邀兩宮知遇的張本，後來還想放提督做實缺呢。都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這次德國兵丁受了意外之禍，更加忿怒，節外生枝，在北方橫七豎八，吵得個直隸、山西、山東一帶人民雞犬不寧。後來幸虧得一位被剛毅參革發充的道員，會說德國話，勸了他幾次。那德國兵官見他話說得有理，只好讓他占些便宜，退兵而去。

說起這位道員，並不是別人，就是在南邊大大有名的，一個出洋學生，姓沈名敦和，別號仲禮。記得那年剛毅到江南地方搜括民財的時候，說他私賣吳淞口炮台，罪大惡極，奏請革職拿問。後來議罪遣戍張家口之外。沈道台自從到了戍所之後，抑鬱牢騷。想到中國國家政治，不由得悲憤填胸，也就沾染了些酸丁習氣，終日咬文嚼字，吟詠起來，排遣這無聊愁悶。自此以後，那沈道員遂時時作詩，作詩之外，又學作文。埋頭髮憤，大有進步。不上一年，所作的文章詩詞，哀然成集。

一日，沈道員正在作詩，也無人通知他近日朝事竟是天翻地覆，只聽見外邊人聲鼎沸，德國軍樂之聲，洋洋盈耳。他忽起了一片感慨之情，恍惚如在上海練自強軍一般。遂不問情由，三腳兩步跨出門外，探聽消息。出外一看，不由心中驚駭：「怎麼這裡也有德國陸軍！」想了一會兒，想不出道理。只見亂民逃勇，如海水一般，紛紛逃出張家口口外。

沈道台以為中國已經滅亡，德軍進至內地略地。一看就呆了。就有人勸他快跟著一班逃難的逃走。但是他平時尚有八九分見識，不肯隨聲附和。反而立定腳跟，等到德國兵官騎馬的走到面前之時，打著德國言語，高聲朗問。那德國兵官自從破了北京，走過直隸全境，從未聽見一個中國人會說德國話。聽了這裡有一位會說德國話的，便另眼看待。立時下馬，握手為禮，笑問緣由。

沈道台通過姓名，又將他自己得罪緣故，約略說了一番。那德國兵官一聽是沈道台從前曾到過德國的，又聽說是被拳匪頭目剛毅所害，反加敬重，要請他到行營裡面細細敘談。德國兵官又將攻破北京，兩宮西走的話，告訴沈道台。沈道台稱謝他相告之意，辭別而回。再回到寓處一看，已是人影全無，都從後面逃走得一箇淨光。沈道台思量打點川費，暫時逃往別處避禍。

計較已定，將要出門，忽見剛才說話的那個兵官，也跟蹤而至，開口便邀沈道台到張家口關上作個通事。沈道台身不由己，只好隨同出門。不料走上關口，那些逃兵亂民，以及守關將士，更不見一個影子，但見德國國旗，飄颻空際。沈道台一見，便知此關已為德兵所占，不由得心中動了愛國之念，滴下幾點淚來。此時身子又為眾兵所擁，更不能如前之自由，不知此去，是凶是吉。只好仗著膽子，抵配一死。頓時放開腳步，比那些練過的兵將，反強壯了好些，走得更快。德國兵官遂邀他進了行營，帶他去見德國統帥。統帥一見，歡喜非常，親自出門迎接。入廳握手，相與為禮，述了些向慕的意思，又慰問他得罪之故。又告訴他兩宮現住西安，和議已經開議，並無敵兵侵犯，要他寬心。沈道台此時方知兩宮已往陝西之信，謝了又謝，立時起身相辭。

這位德國統帥不待說完，即要央求他去採買軍糧。沈道台立意不肯，說道：「我是一個罪人，遭戍在此。我要是替你們強買民間米糧，送進營來，愈顯得我是一個漢奸，他日更有不保首領之禍。務請另派別人。」德國統帥不由分說，強來相求，說是：「你替我代了這個勞，將來你有事，我也可以依你的。」

沈道台一想，也是不錯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就對德國統帥說道：「此地民貧地瘠，平時貿易絕少。除非我到地方官那裡去設法。但是貴國兵初到此間，未免令民間驚惶失措。不如請你發號施令，暫且移兵下關，擇地安營，我好找地方官去說話。並且將貴國兵將的好意告知，只要地方隨時供應，並不絲毫騷擾地面。我勸地方官按日餽送軍糧，也不要貴國絲毫破費。貴統帥意下如

何？」

德國統帥一聽大喜，連連點頭說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我自從到中國來，從未聽見這麼樣一個能說話的人。你能辦得事，說得話，反把你降罰在這裡，怪不得你們中國要亂了！你趕快出去對他們地方官說，快把東西辦了來才好。」沈道台又領著統帥走到簷外，用手指著關下一塊平陽地面，說道：「這是這裡都統練兵的校場。要是貴國統帥兵將駐紮此地，房屋既是現成，轉運又極靈便。」德國統帥身上摸出一個千里鏡，四下一看，果然是一塊好地，比關上寬敞了好些，連說：「好！好！好！」立時吹起洋叫，傳命掌號，在練兵場安營立帳，又分派十人在關上看守國旗。沈道台乃向統帥借了馬匹，下關而去。豈料德國統帥忽然大不放心，又分派十個馬兵，隨同前往。這裡德國全軍遂在關下校場安營，守待地方官餽送軍糧不提。

且說沈道台帶了十個德國馬兵，先到都統衙門。內外一看，誰知堂堂鎮守衙門，也無一兵一卒，連那位都統大人也不知跑到那裡去了。幸喜軍儲在僻暗地方，封鎖依然無恙。十個德國馬兵，注意在沈道台身上，也不理會這些。

沈道台閱視一周，重複帶了十個德國馬兵，走到德全縣縣衙門。這德全縣知縣是個科甲出身，最無膽識。聽見一個中國人，帶了十個外國馬兵闖進衙門，嚇得滿身發抖，一語俱無。後來想到是個中國人，大約無妨，硬著頭皮，大膽請進花廳相見，問明來意。沈道台告知籌糧送敵，暫保平安，只要他隨時供給，可保他滿門不死。那知縣聽說是可以保得性命，立即滿口應承。抵樁白做了這任知縣，開了縣裡常平倉，盡情讓洋兵來取。心上還想：「這時候我進了貢，將來外國人倘若得了大清國的江山，我還是一個開國元勳呢！」馬上應諾，更無阻礙。沈道台說：「既承老兄應允，這是滿城百姓之福了。但須立一個印單，認明每日供給多少，我好用一個緩兵之計。」這知縣發急道：「我這缺是個簡缺，那裡每日可以供應得起？只好盡此職守，常平倉裡東西，讓他拿去就是。」沈道台說：「老兄說的真可發笑，他用強力來奪，你好不由他拿麼？你還要同百姓家去商議商議，捐助捐助。不要等他們洋兵拿刀攔在脖子上再拿出來，那就晚了。」知縣道：「這時候大家都逃走了，我從何處找人去說？還得列位再到宣化府府太尊那裡，去商量商量。」沈道台一想也是有理。辭別了德全知縣，一路帶了十個德國馬兵，再到宣化府府中。那知府也是一個科甲出身的頑固黨，一見沈道台帶了洋兵進門，便有十二分不自在。只是恐怕撩撥了他，要斷送自己性命，只好勉強出來應酬。沈道台說明來由，他便左右支吾，不肯直截應允。一時說：「我兄弟是一個做清官的，沒有錢。」一時又說：「我也不忍拿了中國糧食送與鬼子去吃。」

沈道台聽了這番議論，明知事不投機，只好一揖而去。這個知府也是個小膽兒，又恐怕沈道台回去，挑唆洋兵來攻他的城池，便叫人送了一桌酒席。豈知沈道台更無下落可尋，酒席也沒處去送，只可惴惴待命。

沈道台辭出宣化府，一路怏怏而回，更無別法可籌。將要走向張家口市口之時，忽然遇著一個乞丐，大驚失色。

要知沈道台遇著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蝶隱加評：

劉光才之戰，言人人殊，此段或其實歟！

居庸關打著旗號吹著喇叭而來者，洋兵之游騎也。數游騎而令中國兵將駭亂如是，豈不可歎！

沈仲禮此次誘敵，頗得用兵之法。

德國統帥所言中國未有一個能說話的，一句罵盡中國官場。

「科甲出身，最無膽識」八字，罵盡中國讀書人。

中國官善於發抖。一種定相，咄咄逼人。

德全縣知縣想做開國元勳。中國官那一個不存此意？

仲禮說洋兵用強力來奪，一篇婉諷之詞，可驚可痛！

宣化府知府守舊黨之怪相，如見其肺肝然。